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四十七回 恣兒戲末秩侮上官 忒輕生薦人代抵命

繼之說到這裡，我便插嘴道：「法堂上的親供，怎麼好攫取？這不成了兒戲麼。」繼之道：「他後來更兒戲呢！拿了這張親供去見制臺，卻又不肯交過手，只自己拿著張開了給制臺看。嘴裡說道：『憑據有在這裡，請教大帥如何辦法？』制臺見了，倒不能奈何他，只得說道：『我辦給你看！』」他道：「不知大帥幾時辦呢？」制臺沒好氣的說道：「三天之內總辦了。」說罷不睬他，便進去了。他出來等了三天，不見動靜，又去上衙門，制臺給他一個不見。他等到了衙門期那天，司道進見的時候，卻跟著司道掩了進去。人家正在拱揖行禮的時候，他突然走近制臺跟前，把制臺的衣裳一拉，說道：『喂！你說三天辦給我看看啊，今天第幾天了？我看見那裁縫，又在那裡安安穩穩的做衣裳了！』此時他闖在前面，藩臺恰好在他後頭，看見這種情形，便輕輕的拉他一把。他回頭看時，藩臺又輕輕的說道：『沒規矩！』他聽見藩臺又說了這句話，便大聲道：『沒規矩！賣缺的便沒規矩！我不像一班奴顏婢膝的，只知道巴結上司，自以為規矩的了不得。我明日京控起來，看誰沒規矩！』說罷，又把那裁縫的親供背誦了一遍，對臬臺說道：『你是司刑名的，畫了這過付贓私的供，只要這裡姨太太一句話便要了出來，是有規矩是沒規矩？』此時一眾官員，面面相覷，沒奈何。制臺是氣的三尸亂暴，七竅生煙，一迭連聲叫把裁縫鎖了，交首縣去，是誰叫他出來的！他卻冷笑道：『是七姨太太叫出來的。我也知道了，還裝糊塗呢！』說著，便揚長而出。嘴裡自言自語道：『攔不住我不幹了，看你咬掉了我的耳朵！甚麼叫個規矩！』走到了大堂以外，看見兩個戈什哈，正押著那裁縫要走。那裁縫道：『太爺，你何苦定要和我作對呢！』他笑道：『卻是難為了你，你再求七姨太太去罷。』戈什哈道：『好大的縣丞！』他道：『大也罷，小也罷，豁著我這縣丞和總督去碰，總碰得他過。』說著，自去了。到了下半年，忽然藩臺傳他去見。對他說：『制軍也知道這回老兄受了委屈了，交代給你老兄一個缺。』他卻呵呵大笑起來道：『我若是要了缺，我便是為私不為公了。我一心要和他整頓整頓吏治，個把缺何足以動我心。他若不照例好好的辦，我便到京裡上控，方見得我始終是為公事。我此刻受了一個缺，一年半載之後，他何難把我奏參了。他雖然年紀大，須知我年紀雖不及他，然而也不是個小孩子，他不要想把這點小甜頭來哄我。我只等三天不見明文，或者他的辦法不對，我便打算進京去上控，你叫他小心點就是！』說罷，竟就不別而行的去了。」我道：「這個人倒是有心要整頓的。」繼之道：「甚麼有心整頓！不過乘機訛詐，故為刁難罷了。你想這件事牽涉到上房姨太太、小姐，叫那制臺怎樣辦法呢？那裁縫的親供，又落在他手裡。所以，後來反是制臺托人出來說話，同他講和。據說那侯官縣丞缺，一年有八千的好處，三年一任，共是二萬四千金，被他訛的一定要了一任好處才罷了手呢。」我笑道：「這倒是樁爽快事。假使候補官個個如此，那賣缺之風，可以絕了。」繼之也笑道：「你這句話，只好在這裡說；若到外面說了，人家就要說此風不可長了。其實官場上面的笑話，車載斗量，也不知多少。前年和法蘭西打仗的時候，福建長門炮臺，沒有人敢去守，只有一個姓藍的都司肯去。他叫做藍寶堂，得了札子到差之後，便去見總督，回說向來當炮臺統領的都是提督、總兵，此刻卑職還是個都司，鎮壓不住，求大帥想法子。總督說：『你本是個都司，有甚法子好想呢？』」他道：『大帥不能想法子，卑職駕馭不來，只好要辭差了。』制臺一想，那法蘭西虎視眈眈的看著福建，這個差事大家都不肯當，若准他辭了，又委哪個呢？只得答應他道：『你且回去，我這裡同你想法子便了。』他道：『頂色不紅，一天也駕馭不住。卑職只得在這裡等著，等大帥想了法子之後，再回防去了的了。』制臺被他勸的沒了法，便發氣道：『那麼你去戴個紅頂子，暫算一個總兵罷。』他便打了個千，說：『謝過大帥。』居然戴起紅頂子來。」我道：「這竟無賴了。」

繼之道：「這個人聽說從小就無賴。他小時候和他娘住在娘舅家裡，大約是沒了老子的了。卻又不安分，一天偷了他娘舅四十元銀，沒處安放，怕人在身上搜出，卻拿到當舖裡當了兩元。他娘舅疑心到他，卻又搜不出贓證。他娘等他睡著了，搜他衣袋，搜出當票來，便去贖了出來，正是四十元的原贓。他娘未免打了他一頓，他便逃走了，走到夾板船上去當水手，幾年沒有音信回去。過了三四年，他忽然托人帶了八十元銀送給他母親。他母親盤問來人，知道他在夾板船上，並且船也到了，便要見他一面，叫來人去說。來人對他說了，他又打發人去說，說道：『我今生今世不回家的了！要見我，可到岸邊來見。』他娘念子情切，便飛奔岸邊來。他卻早已上岸，遠遠望見他母親來了，便爬上樹去。那棵樹又高又大，他一直爬到樹梢。他娘來了，他便問：『你要見我做甚麼？』他娘說：『你爬到樹上做甚麼，快下來相見。』他說：『我下來了，你要和我煩瑣。我是發過誓不回家的了。從前為了四十元銀，你已經和我絕了母子之情，我此刻加倍還了你，從此義絕恩絕了。你要見我，無非是要看看我的面貌，此刻看見了，你可回去了。』他娘說：『我等在此處，你終要下來。』他說：『你再不走，我這裡一撒手，便跌下來死了，看你怎樣！』他娘沒了法，哀求他下來，他始終不下，哭哭啼啼的去了。他便笑嘻嘻的下來。對著娘，他還這等無賴呢。」我道：「這不獨無賴，竟是滅盡天性的了。」

繼之道：「他還有無賴的事呢。他管帶海航差船的時候，有一個福建船政局的提調，奉了船政大臣的委，到臺灣去公幹，及至回福州時，坐了他的船。那提調也不好，好好的官艙他不坐，一定要坐管帶的房。若是別人，也沒有不將就的。誰知遇了他這個寶貨，一聽說提調要坐他的房，他馬上把一房被褥傢伙都搬了出來，只剩下一所空房，便請那提調去住。騙得提調進房，他卻把門鎖了，自己帶了鑰匙，然後把船駛到澎湖附近，浪頭最大的地方，顛簸了一日一夜；又不開飯給他吃。那提調被他顛簸得嘔吐狼籍，腹中又是饑餓不堪，房門又鎖著，叫人也沒得答應。同他在海上飄了三天，才駛進口。進口之後，還不肯便放，自己先去見船下政大臣，說『此番提調坐了船來，卑職伺候不到，被提調大人動了氣，在船上任情糟蹋，自己帶了爨具，便在官艙燒飯，卑職勸止，提調又要到卑職房裡去燒飯，卑職只得把房讓了出來；下次遇了提調的差，請大人另派別人』云云。告訴了一遍，方才回船，把他放了。那提調狼狽不堪，到了岸上，見了欽差，回完了公事話，正要訴苦，才提到了『海航管帶』四個字，被欽差拍著桌子，狗血噴頭的一頓大罵。」我笑道：「雖然是無賴，卻倒也爽快。」

繼之道：「雖然是爽快，然而出來處世，究竟不宜如此。我還記得有一個也是差船管帶，卻忘記了他的姓名了，帶的是伏波輪船。他是廣東人，因為伏波輪常時駐紮福州，便回廣東去接家眷，到福州居住。在廣東上輪船時，恰好閩浙總督何小宋的兒子中了舉，也帶著家眷到福州。海船的房艙本來甚少，都被那位何孝廉定去了。這位管帶也不管是誰，便硬占了人家定下的兩個房艙。那何孝廉打聽得他是伏波管帶，只笑一笑，不去和他理論。等到了福州，沒有幾天，那管帶的差事就撤掉了。你想取快一時的，有甚益處麼。不過這藍寶堂雖然無賴，卻有一回無賴得十分爽快的：是前年中法失和時，他守著長門炮臺。忽然有一天來了一艘外國兵船。我忘了是那一國的了，總而言之，不是法蘭西的。他見了，以為我們正在海疆戒嚴的時候，別國兵輪如何好到我海口裡來，便拉起了旗號，叫他停輪。那船上不理，仍舊前行。他又打起了旗號知照他，再不停輪，便開炮了。那船上仍舊不理。他便開了一炮，『轟』的一聲，把那船上的望臺打毀了，吊橋打斷了，一個大副受了重傷，只得停了輪。到了岸上來，驚動了他的本國領事打官司。一時福建的大小各官，都嚇得面無人色，戰戰兢兢的出來會審。領事官也氣忿忿的來到。這藍寶堂卻從從容容的，到了法堂之上，侃侃直談，據著公理爭辯，竟被他得了贏官司。豈不爭氣！誰知當時閩省大吏，非獨不獎他，反責備他，交代說這一回是僥倖的，下次無論何國船來，不准如此。後來法國船來了，他便不敢做主，打電報到裡面去請示，回電來說不准開炮；等第二艘來了，再請示，仍舊不准；於是法蘭西陸續來了二十多號船，所以才有那馬江之敗呢。」

我道：「說起那馬江之敗，近來臺灣改了行省，說的是要展拓生番的地方。頭回我在上海經過，聽得人說，這件事頗覺得有名無實。不知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繼之道：「便是我這回到省裡去，也聽得這樣說。有個朋友從那邊來，說非但地方弄不好，並且那一位劉省三大帥，自己害了自己。」我道：「這又為何？」繼之道：「那劉省帥向來最恨的是吃鴉片煙，這是那一班中興名將公共的脾氣，惟他有他恨的最利害。凡是屬下的人，有煙癮的，被他知道了，立刻撤差驅逐，片刻不許停留。是他帳下的兵弁犯了這個，

還要軍法從事呢。到了臺灣，瘴氣十分利害，凡是內地的人，大半都受不住，又都說是鴉片煙可以銷除瘴氣，不免要吃幾口，又恐怕被他知道，於是設出一法，要他自己先上了癮。」我道：「他不吃的，如何會上癮？」繼之道：「所以要設法呀。設法先通了他的家人，許下了重謝。省帥向來用長煙筒吃旱煙，叫他家人代他裝旱煙時，偷攬了一個鴉片煙泡在內，天天如是。約過了一個多月，忽然一天不攬煙泡了，老頭子便覺得難過，眼淚鼻涕，流個不止。那家人知道他癮來了，便乘機進言，說這裡瘴氣重得很，莫非是瘴氣作怪，何不吃兩口鴉片試試看。他哪裡肯吃，說既是瘴氣，自有瘴氣的方子，可請醫生來診治。那裡禁得醫生也是受了賄囑的，診過了脈，也說是瘴氣，非鴉片不能解。他還是不肯吃。熬了一天，到底熬不過，雖然吃了些藥，又不見功效，只得拿鴉片煙來吃了幾口下肚，便見精神，從此竟是一天不能離的了。這不是害了自己麼？」

我道：「這種小人，真是防不勝防。然而也是吃旱煙之過，倘使連這旱煙都不吃，他又從何下手呢。」繼之道：「就是連旱煙不吃，也可以有法子的。我初到省那一年，便當了一個洋務局的差事。一個同寅是廣東人，他對我說：香港有一個外國人，用了一個廚子，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了，一向相安無事，忽然一天，把那廚子辭掉了，便覺得合家人都無精打采起來，吃的東西，都十分無味。以為新來的廚子不好，再換一個，也是如此。沒了法，只得再叫那舊廚子來，說也奇怪，他一回來，可合家都好了。」我道：「難道酒菜裡面也可以下鴉片煙麼？」繼之道：「酒菜裡面雖不能下，外國人飯後，必喝一杯咖啡，他煮咖啡之時，必用一個煙泡放在裡面，等滾了兩滾，再撈起來。這咖啡本來是苦的，又攬上糖才吃，如何吃得出來。久而久之，就上了癮了。」我道：「鴉片煙本是他們那裡來的，就叫他們吃上了，不過是『即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』。但不知那劉省帥吃上了之後怎麼樣？」繼之道：「已經吃上了，還怎麼樣呢。」

我道：「他說要開拓生番的地方，到底不知開拓了多少？」繼之道：「頭回看見京報有他的奏章，說是已經降了多少，每人給與剃刀一把，大約總有些降服的。然而究竟是未開化的人，縱然降服了，也不見得是靠得住。他那殺人不眨眼的野性，忽然高興，又殺個把人來頑頑，如何約束得住他呢。而且他殺人專殺的是我們這些人，自己卻不肯相殺的。他還有一層，絕不怕死，說出來還要令人可笑呢。那生番裡面，也有個頭目，省帥因為生番每每出來殺人，便委員到裡面去，和他的頭目立了一個約：如果我們這些人殺了生番，便是一人抵一命；若是生番殺了我們這些人，卻要他五個人抵一個命。這不過要嚇得他不敢再殺人的意思。他那頭目也應允了。誰知立了約不多幾天，就有了生番殺人的事。地方官便捉拿兇手。誰知這個生番，只有夫妻兩個，父母、兄弟、子女都沒有的，雖捉了來，還不夠抵命。也打算將就了結了。誰知過得幾天，有三個生番自行投到，說是兇手的親戚薦他來抵命，以符五人之數的。你說奇不奇。」

正是：義俠捐生踐然諾，鴻毛番重泰山輕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記。